



守得住螺壳，做得了道场
——简析泰华作家杨棹微型小说的叙事特色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fiction of Yang Zhao,
a new immigrant writer of Thai-Sino literature**

อมรรัตน์ เนตรชัยญกรวงศ์¹

AMORN RAT NETTHANYAKONWONG

泰国纳瑞宣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彭世洛，65000，泰国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Naresuan University, Phitsanulok, Thailand, 65000, Thailand

电子邮箱: yiqingyuan66@gmail.com

杨搏²

YANG BO

泰国纳瑞宣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彭世洛，65000，泰国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Naresuan University, Phitsanulok, Thailand, 65000, Thailand

电子邮箱: islandsyang@hotmail.com

Received: 11 August 2021 / Revised: 8 October 2021 / Accepted: 15 October 2021

摘要

泰华文学历史悠久，对泰华文学的研究曾经是学术界的热点，随着二十一世纪泰华作家老龄化以及创作的瓶颈等，泰华文学研究目前急需更新和重新发掘。被誉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微型小说是泰华文学创作主流之一，代表幅短小的“螺壳”易守，比喻艺术特色及深度的“道场”难做。但随着泰中交流的深入，到目前，在中国受过专业文学教育和训练的泰华作家逐渐增多，随着他们对泰国社会的深度融入，已成为泰华文学的新鲜血液，无论写作方式抑或创作内容已经开始更新泰华文坛。泰华作家杨棹的微型小说是其中年轻一代的代表，本文以他的《毗湿奴的世界》、《边境》等作品为例，对其创作叙事特色简要分析，并期望开启泰华文学研究新的篇章。

关键词：泰华文学；微型小说；叙事特色；杨棹

ABSTRACT

Thai-Sino literature has a long history; the study of Thai-Sino literature was once a hot spot in academic circles. With the aging of Thai Chinese writer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bottleneck of creation, the research on Thai-Sino literature has now entered a period of stagnation. The research on Thai Chinese literature is in urgent need of updating and



re-excavating. The mini-fiction, known as "doing a dojo in a snail shell", is one of the mainstreams of Thai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ion. It's easy to be short, but it's hard to reach the depth of thought.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ailand-China contact, more and more new immigrant writers who have received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a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y have become the fresh blood of Thai-Sino literature. Regardless of writing style and expression content, the Thai-Sino literary scene has begun to be updated. Some short stories by Yang Zhao,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immigrant writers. In this article, we take "Vishnu's World" and "the Frontier " and so on as examples to make a brief analysis and hope to start a new study era of Thai-Sino literature.

Keywords: Thai-Sino literature, mini-fiction,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Yang Zhao

一、泰华微型小说的兴起与现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微型小说逐渐在世界华文创作中崛起，中国大陆称之为“小小说”，各类创作大赛层出不穷，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此背景下，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华微型小说开始起步，泰华著名作家曾心说：“1990 年，属于“起步期”；1993 年，属于“稳定期”；1995 年属于“发展期”；到了 1996 年 11 月，泰华作家协会主办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使泰华文坛掀起了一个新的微型小说创作热潮”（凌鼎年、曾心，2013：58-63）。特别是 1993 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和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泰华作家积极响应这次征文比赛，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例如黎毅的《代价》，曾心的《蓝眼睛》等，《蓝眼睛》多次入选中国大陆语文考试试题，鼓励了泰华微型小说的创作。此后，泰华文学界多次与中国、东盟等国家举办微型小说研讨会，还出版了微型小说专辑，泰华微型小说作品在世界各类创作大赛中频获大奖，泰华作协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说“虽然泰国的华文微型小说起步较迟，但也赶得及赶上了世界微型小说潮涨时分。”（江曾培，1996：10）此后，微型小说一直是泰华文学的创作主流之一。在 2017 年，在原有的《泰华文学》以及众华文报纸对微型小说支持的基础上，泰华作协出版了微型小说专刊《微园》，重新掀起了创作微型小说的热潮，这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新移民作家的微型小说，无论是从创作主体、内容、方式以及文学类型，都对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主的泰华微型小说所有改变，他们正逐渐为泰华微型小说注入新鲜血液。

二、泰华新移民作家微型小说以及学术界的现状

王赓武将新移民定义为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人员：“相比而言，他们年龄较小，所受教育较高，不少已经在中国接受完整的教育。并不局限于取得永久居留权乃至所在国国籍”（王赓武、程希，2001：1-8），在泰华文坛，不同于老一辈泰华作家大部分是商人的情况，泰国新移民作家的身份呈献多样化，商人、教师、大学教授、艺术家等，我们以 2018 年出版的《微园》第四期为例，《黑屋》《结账》的作者方文国，是中国驻泰大使馆侨务参赞；《拾荒者小丁》的作者张锡



镇是北京大学国际学院教授，目前在泰国法政大学任教；《蓝山恋》的作者小草曾是中国著名公司大唐电信的高管；《着相》《泰国通》的作者梵君是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副教授；《暮秋冷》的作者李学志是泰国博仁大学讲师。此外还有《灰色小镇》作者梵琳是汉语教师；《跳楼》作者姜越是北京同仁堂驻泰国医生等。除了身份的多样化，还可以看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可以说是学者型的作家群。身份的多样化能为书写广阔的社会提供了可能，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为写作提供了思想深度的可能。在文学创作广度和深度都有可能的前提下，泰华新移民微型小说创作不仅正在勃发，也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但根据在中国和泰国的论文检索情况来看，对泰国新移民作家微型小说研究目前还是属于空白。一是，新移民微型小说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有了一定数量，但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比同期的泰华“小诗磨坊”可以发现，新移民作家的诗歌已经有不少评论文章，并且被多所大学文学专业关注研究。另一方面，新移民作家数量增加缓慢，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实力的群体，这也导致学术界的观望态度。泰华著名作家曾心先生对此充满信心：“我深信，既然微型小说的根已扎在泰国这块黑土地，一旦春风再起，即刻会嫩芽复生，芳草萋萋。”（凌鼎年、曾心，2013:58-63）目前泰华微型小说就处于一个“嫩芽复生”的阶段，本文就以泰华新移民作家杨棹为研究对象，对他创作的多篇微型小说作为案例，分析创作手法和内涵，阐述其叙事特色，希望投砖引玉，迈开学术界对泰国新移民作家微型小说研究的第一步，并填补此项学术研究空白。

三、杨棹的微型小说创作

杨棹是中国河北邯郸人，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目前在泰国纳瑞宣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也是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杨棹在中国大陆、泰国、菲律宾等期刊和学术讨论会上都发表过关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论文，显示出一定的理论深度。

从开始文学创作到目前，杨棹已经在中国大陆、泰国、香港、台湾、印尼、新加坡等文学期刊上发表大量微型小说、诗歌、散文，并且获得过不少国内国际文学奖项，例如在 2018 年微型小说《毗湿奴的世界》获得第一届泰华微型小说双年奖；微型小说《五百颗柠檬》获得印尼第六届“金鹰杯”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优秀奖；历史散文《魂梦七百年》获泰国诗琳通公主散文大赛二等奖；诗歌入选台湾《文讯》杂志评选的“亚洲华文创作新星”栏目；散文《锁》入选首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选集；散文《难忘太行》被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等等。由于文学创作的成绩，2014 年，泰国前外交部长及泰国前教育部长 Pro.Dr.Krasae Chanawongse 在纳瑞宣大学对他进行了嘉奖。

杨棹最早的微型小说是 2014 年在《泰华文学》第 77 期发表的《沙漠之鹰》，后来发表了《若水微澜》、《妻子的梦》、《风花雪月》等作品，大部分是关注中国社会的，这符合泰华一般新移民作家创作历程。因为对泰国的了解逐渐加深，他的作品开始关注泰国社会、泰国文化，通过对杨棹本人的采访得知，除了生活经验之外，泰国绘画、民俗传说、电影音乐等，都对他产



生了重大影响。杨棹的微型小说大部分有着独有的观察和真实的情感,对题材的驾驭方面,彰显出一些功力,非常具有可读性。其中《毗湿奴的世界》这篇作品在获得泰华作协举办的首届微型小说大赛一等奖时,著名作家、泰华作协主席司马攻先生曾经评论说:“《毗湿奴的世界》是一篇远离微型小说模式、不钻套子的一篇微型小说。这篇微型小说没有制造矛盾事件、人物冲突、不置悬念,不设谜团、更没有欧亨利式的结尾。只是对一个家庭生活事件的描绘……大苦大悲中现出了人性的至情至爱。”(司马攻,2018:3-7)再如《五百颗柠檬》曾经代表泰华文学参加印尼举办的“金鹰奖”微型小说大赛,并荣获优秀奖,并引发了争论,有中国学者认为这篇作品和皮兰娄德的《西西里的柠檬》有共同之处,但其实这篇小小说是有着浓厚泰国社会文化内核以及对女性独立精神赞扬等丰富内涵的作品,但争论也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它所获得的关注及其文学价值。在2020年,他的叙事散文《魂梦七百年》获得诗琳通公主散文大赛二等奖,虽然是一篇散文,但也可看做一篇独特的小说,绝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根据元朝瓷器工人赴泰国的历史展开合理想象创作的,非常独特和创新,具有小说内核。此外,杨棹还创作了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微型小说,例如《五条经》、《边境》、《金箍宝宝》等,极赋卡夫卡小说的气质,其中暗含了耐人寻味的哲理,以及人生感悟。总而言之,杨棹的微型小说极具代表性和创新性,守得住空间狭小的螺壳,也做得了余音绕梁的道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研究的价值。在下文中,本论文将详细分析并阐述其叙事特色。

四、杨棹微型小说叙事特色

(一) “刺探人性”悲剧主题的驾驭

主题(theme)对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能由作品的某个部分来概括,主题是从头至尾贯穿作品整体的一个中心思想。微型小说由于简短,被称作“螺蛳壳里做道场”,因此一般比较容易能够提炼总结出其主题。法国著名美学理论家狄德罗说过:“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赵丰,2015:147-152)杨棹的微型小说给我们展示了诸如爱情、亲情、友情等主题。此外,爱国、宗教、文化等主题都有涉及,但通过对多篇作品的分析,多角度地对“人性”的探讨是创作主流。中西方对“人性”的探讨观点众多:人性本善或本恶,人性即是罪性,人性“非善非恶”等,但现实中人性的复杂程度是超越善恶交融的,杨棹的小说多从一个置身事外的视角,暗中观察和书写,以感人的悲剧为主,如间谍般刺探多样化的复杂的人性世界。

例如《毗湿奴的世界》,讲述了母女两代人都是未婚先孕,并面临如何取舍腹中孩子的故事,母亲选择将女儿生下来,父亲则进入寺庙当和尚,但他曾经两次还俗来看望女儿,女儿长大后遭遇了和母亲同样的经历,她选择去寻找当和尚的父亲,借钱将腹中胎儿打掉,矛盾在庙会升级爆发,最后一家人在寺庙相聚,在众人各类目光中走出了寺庙。这篇作品中将三个主人公在面对重大选择时人性的展示糅合在一起。首先是关于泰国社会对女性堕胎的忌讳与不容,泰国是



个佛教社会，禁止堕胎既是刑法，也是佛法。在泰国“少女怀孕和堕胎一直被视为泰国社会问题之一，少女怀孕后并不能够随便堕胎，少女生育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单亲妈妈增加，对于少女的一生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杨爱明，2013：3-5）佛教认为杀生是罪恶的，而女性的幸福就被无情忽视，这就与现实发生了矛盾，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这就牵扯出第二个话题——信仰。

任何律法都不能完美，信仰也不可能完全拯救每个人，我们总唯心地追求一个理想的天堂般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矛盾与痛苦无处不在。除了这两种话题意外，我们还可以从作品中看到例如信仰与亲情的冲突导致与现世幸福的关联，作品主题一般是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具体地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分析艺术形象，挖掘艺术形象的内涵以及作者倾注的思想感情，在《毗湿奴的世界》中三个主人公（作品采用了双女主和一个男主的独特创作方式）身份不同、利益不同，但在亲情和宗教面前，最终选择的是亲情的团聚，而非宗教的教条，但人类的幸福即是宗教所期望带给社会的，这就导致选择了亲情，既是抛弃宗教信仰，同时又是达到了宗教的播撒幸福的目的这样一个类似悖论的结果。作品通过对泰国社会一个管窥，却从中发现了宗教在泰国社会既有强大的教条影响力又在被世俗亲情消解和感染的现实，意味颇显深远。

因此，关于司马攻对这篇作品“没有制造矛盾事件、人物冲突、不置悬念，不设谜团”只有“人性的至情至爱”的观点，是不能认同的，这篇作品的矛盾冲突、悬念谜团，无处不在，爱恨相容，多个话题拧成一股绳，构成一个主题强大的刺探人性的故事。

再例如《五百颗柠檬》，男女主人公是大学同学，都喜欢音乐创作。拥有柠檬园的男主人公舍弃一切帮助女主人公完成梦想，成为歌星，但是身份的改变，导致他被抛弃，爱情荡然无存，最后男主人公去从曼谷回到家乡，精神出现了问题，总是一个人在柠檬园里守夜并独自歌唱。表面看是一个传统的爱情悲剧，但我们从中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篇作品并没有落入肤浅的俗套：现实是男主人公在闲适生活中滋生不求上进的惰性及对虚幻爱情的沉溺，女主人公向生活的挑战和自律，造就了自己成为自己的“英雄”，完成了一个普通女性走向成功的飞越，充满对女性独立自主的赞美，而男主人公还沉浸在幻想中，认为自己是她的“英雄”，当幻想破灭时，精神也随之坍塌。所以这篇小说主题绝对不是对女性见利忘情的批判，而是对泰国女性敢于挑战敢于独立精神的褒扬。

《孤独猩猩》内容很少见，通过一个惨烈的故事，展示了人性在原始与文明中的血腥冲突，故事中“我”是一个整容医生，有一天晚上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顾客，他希望把自己整容成一只猩猩，在我不能答应他之后，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几年前他在海上遭遇船难，他和自己的狗漂流到一个小岛被一只猩猩拯救，但是在后来的一次食物危机中，选择杀死猩猩，后来他回到了家乡，但心里一只被自己的良心折磨，最终选择整容成一只猩猩来赎罪。有学者人为：“在自然界，所有动物都无一例外的遵循着一条最高原则：适者生存，生存，是一切的最高目的。”（龚宇鹏，2018：180-181）但如果自己的生存是建立在他人（文中是救过主人公的猩猩）死亡之上，建立在恩将仇报上，人的生存是否还有意义。人性的恶在时间的锤炼后注定会觉醒，是痛苦地面面对还是



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堕落，都在考验人性的抉择。文中主人公选择整容成为猩猩，终生被关在笼中，这忏悔的悲剧结局也暗示人性的恶需要制服，否则人类的文明毫无任何意义。

此外，《五条经》讲述了“我”曾在寺庙纹身，但是纹身图案不断淡化和消失，于是去寺庙找纹身的和尚询问原因，和尚见到后异常惊讶，就叙说了发生在他的同门身上的类似故事，并强调个人“秘密”的重要性，同门最后被赶出寺庙，而当这位和尚再次见到这样的奇事后也要寻求解脱，和尚和他嘴里的同门，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令人遐想，而“我”在这次纹身之后终于开始抛下了死亡的念头。这篇稍显艰涩的短篇中，“纹身”“经文”只是表象，而肉身现实中的死亡与在宗教中的死亡让人思考，在明处讨论了代表宗教的经文对凡世大众的意义，但在暗处却管窥尘世与佛界的交融，教义与禁忌的混杂，甚至涉及到了“轮回”的观念。

在《断笛》这篇作品中，从老挝来的年轻打工者艾勒，喜爱泰拳和吹奏笛子，但是他不断被工友们编造的流言中伤，他曾用行动来表达反抗，却遇到更加强烈的嘲讽，最后终于精神失常，最终造成了将断笛做武器，插入一个出言不逊刺激了他的警察的脖子上的悲剧故事。这篇作品，笼罩些许类似沈从文名作《丈夫》的影子，仍旧是悲剧主题，表面上的死亡与悲愤之下，是在讨论人性的脆弱与卑劣，流言蜚语对脆弱生命的致命一击。

在泰华文学微型小说中，常见容易辨认的“扁平人物”，表现人性复杂和多面的“圆形人物”少见，通过上文的案例可以发现杨棹微型小说通过不少“圆形人物”人物，完成了一个个对“人性”的刺探与思索的主题，它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可以说，多样且深刻的主题思想，是杨棹在螺蛳壳中设置的道场之基础。

(二) 埋伏“意象暗记”来表达深刻内涵

“意象”（Literary Topos）是文学中常用的元素，“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杨文红，2011:09）意象在文学创作中，有着重大意义，是作者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的结合，意象“在小说中的独特位置致使小说的表现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产生诸如神话、传说、梦幻、风俗一样玄妙、久远而深邃的文学意味。”（刘建国，2016: 143）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杨棹的微型小说，在“螺蛳壳”中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地方，“刻意”地设置了众多意味深长的“意象暗记”，这些事物一经读者发现和了解，就能体会它们深渊般地凝视。

在《毗湿奴的世界》中，毗湿奴的形象若隐若现，不仅是一个精巧的设置，也体现了多种暗喻，如果不仔细从字里行间搜寻，许多重要线索就会被忽略。首先是“毗湿奴”，印度教中被视为众生保护之神，其性格温和，对信徒施予恩惠，且常化身成各种形象拯救危难，虽是印度教天神，但却和佛教有着紧密关联，他有十次化身，第九次化身为佛陀。在泰国社会中也常见偶像，他四只手中持有四种法器：白螺、金刚杵、莲花、法轮。这些法器都拥有不同的个文化含义，而通过分析文章，可以发现它们分别对应文中的四个人物，并暗示着深层的寓意。



白螺代表女主人公恩雅：印度教中，毗湿奴在与恶魔战斗时吹响螺壳示警，佛教法螺有警诫众生的作用。在文中，恩雅落水时，掉入一个海螺形状的水桶，但在泰国现实中，“落水少女”游戏没有这种水桶，这里作者采用文学手法设置了一个海螺形状的水桶，暗示如佛陀的海螺，吹响号角，警戒偏颇的社会与众生。此外，宗教中用法螺的历史非常悠久，“传说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帝释天等曾将一支右旋白法螺献给佛祖，从此右旋白海螺即作为吉祥圆满的象征在佛教中广为应用”（百度百科，[online]，2021），在故事的最后，恩雅打破世俗偏见，勇敢挣脱束缚的表现，也最终团圆了一家人，契合了白螺吉祥圆满的象征。

金刚杵代表父亲：在印度教中，金刚无坚不摧，金刚杵也象征着雷电，在于摧破种种无明，无明是众生轮回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大智慧，能破除愚痴妄想，破除心魔，展示清静的内心。文中的父亲曾经懦弱逃避，虽然两次还俗看望女儿，但最终还是回到宗教世界，不敢面对，也许是赎罪也许是逃避，这都暗示着父亲内心的矛盾。由于他在家庭中责任的缺失，导致女儿走上了母亲的老路，一个悲剧的轮回正在上演，但后来他终于在女儿精神就要崩溃之际勇敢站了出来，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名誉，决定用自己的坚韧与牺牲，打破这种痛苦的轮回，这就完全契合了金刚杵的无坚不摧的象征，也表示父亲战胜心魔，终于放下让自己迷茫的痴念，展示出了大智大勇。

莲花代表水因：毗湿奴的肚脐中曾长出莲花，并莲花中诞生了大神梵天并创造了新的世界。而作品中，水因作为整个故事的驱动，也在不断改变父母以及众人的精神认识世界。在印度教中，莲花作为水生植物，还代表着母体的子宫，是女神的标志，还是将阳光洒满世界的“太阳”的标志，象征光明。水因在文中的一些列特质，例如怀有身孕、奋力地想要挣脱轮回之苦等行为，都完全契合了莲花的内涵。此外，莲花也代表佛陀的舌头，佛陀传教令众生都能知道佛教义理。莲花清静，出污泥而不染，代表佛法的明净。文中水因的手臂上纹着莲花，暗示她本纯洁，却因所处环境被“扎满毒品的针眼”，小说中她通过痛苦的嘶喊向母亲提出的问题，是佛祖借水因之口向世人提问。

法轮暗示水因肚里的胎儿：毗湿奴的法轮有 108 个锯齿，并在永恒地旋转。它法轮象征佛法传播永不停息，具有摧邪显正的作用，而儿童是无止境的未来，正好对应了法轮。文中更写到，毗湿奴持法轮的后右手断过，这正是毗湿奴拿着法轮的那只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因该意味着母亲恩雅曾经犯过的错误。而被重新翻修后更鲜艳明亮，又意味什么？我人为，这意味着恩雅的重生，以及水因的重生，以及水因肚子里胎儿未来的光明。但无论如何，可以说这里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读者对胎儿思索的空间，同时也提示读者思考法轮的象征意义。

在《阮郎归》中，创作了一个二战时期在滇缅公路当司机的泰国华人，被日军飞机炸死，他的灵魂来到云南一个古城，寻找当年的爱人的故事，同时也有和一个现代姑娘展开人鬼恋的情节。首先文章的题目，选取了一个词牌名，来自一个哀凉的传说，《太平广记》中记载刘、阮两人上山采药遇仙，回去后发现家乡凋零破落，已经过去十世。用一个词牌名，暗示了小说的悲剧旋律及内容。此外，小说中设置了“海棠花、扶桑花”的意象暗记，在中国文化中“海棠花”代



表的是游子思乡、离愁别绪,而“扶桑花”是日本国花,通过一句“斩尽妖扶桑”表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著名短篇《丈夫》以及由改编的电影中,丈夫去看在花船上工作的妻子,腰间挂一把新刀,有学者认为:“刀的丢失象征了丈夫对妻子独有的权利的失去,失去了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根本……刀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却无用武之地,正象征丈夫的欲望始终没有着落。”(王爱文,2012:70-71)而在杨棹小说《断笛》中也有异曲同工的意象暗记,文中男主艾勒从老挝回来后,“油光发黑的爪哇笛竖挺地插在腰间”,而且还“新加上了红色的流苏”,所有这些物品以及颜色的词语,都是暗示艾勒已经得到了女主“伊颂”。此外,“艾勒”在泰语中是“钢铁”,而现实中他向往强壮身体,但却被人们软绵绵的“舌头”创造的流言蜚语击垮精神,强壮的肉体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在短篇《边境》中,我和一只猴子共同旅行,想要跨越边境,但是人类制造的边境不允许身为人类的我通过,而作为动物的猴子可以任意穿越,但自认为已经获得自由的猴子,被开枪打死,从树上掉了下来。在作品中,“猴子”、“我”、“边境线”分别代表了“动物(原始)”、“人类(文明)”、“领地的争夺”,不仅是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是要表达,具有文明的人类和动物世界一样,仍旧在为“领地”而布下禁忌与展开杀戮。此外,文中出现的“穿短裙的祖先”、“边境线多次更改的地图”等,都有符号意义,都值得读者思索解读。

在《金箍宝宝》、《五百颗柠檬》、《五条经》中,亦有大量“意象暗记”,巴赫金说:“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能代表、表现、替代它之外存在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有了意义,就是符号”(巴赫金,1976:349)寻找杨棹微型小说中这些或明或暗的符号,就会发现作者的“刻意”充满深意,就会体会到这场螺蛳壳中的“法会”之袅袅余音。

(三) 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验色彩

泰华文学从起始到现在,现实主义创作一直是其主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郑万隆来泰国交流时,在泰华报纸发表了短篇小说《空山》,有学者评论说:“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98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新探索小说的一种风格,即没有明确的主题、完整的情节和成熟的人物性格。《空山》表达了一种魔幻式的神奇、沉闷和无望,侧重人物内心感受,拓宽了人性的表现层面和形式。”(庄钟庆,2007:81)但这篇小说在泰华引起了强烈争鸣,并多有批评之声,可见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泰华文坛对这类展现自我,在艺术上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仍有距离。但泰华文坛是包容的,杨棹的一些微型小说就有明显的现代或后现代实验色彩,这在泰华文坛也是少见的。

首先是现代主义类型的作品,如在《边境》中,故事的走向,人类设置边境(禁忌)但是动物可以跨越,跨越后又杀(文明对原始的杀),人类和动物都在选择跨过边境,但是结局都是以悲剧的失败结局,在主人公无法跨越边境的“不自由”的环境中去表现人的“边境内的自



由”，构筑了一个“荒谬”且“痛苦”的世界，这就完全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观念：“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是痛苦的”以及“人生是痛苦和自由的选择”。

至于后现代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边境》中，结局是原本以为无法穿越边境的猴子取得了成功，它兴奋地庆祝，却被人类一枪击中，死在了边境线上，而设置边境的人类紧紧抓着士兵的枪管，如在自己设置的监狱中。这个结局让人猝不及防，仔细体会它是对现实采取嘲笑抨击，揭露和讽刺，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特质，虽然文章叙述有条有理，但结局却是荒诞的，并体现出一种严肃的思索。

《阮郎归》的男女主的生活经历，是一种人鬼恋，梦境与现实的结合，把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二战中滇缅公路的一角的前世今生之中。同样，在《金箍宝宝》中，一个头戴金箍的孩子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被朋友们嘲讽和暴力对待，最后他使用各类方法，终于血淋淋地取下了头上的金箍，和朋友们融为一体，但当他把金箍扔到学校那个废弃的房间时却发现，房间里满是各类金箍，结局令人震惊。“金箍”并不是《西游记》中的代表约束和制度的意象，文中金箍代表的是孩子的独立精神以及成为“英雄”或其他人类精英的可能性（理想），戴着金箍的孩子被其他孩子暴力相待和孤立，并不断有人猜测控制金箍的咒语：“金钱、色欲、生死”等，直到他为了融入而脱掉金箍，流血癫狂后是对变成正常人的无限认可，从而引发“正常”也是一种癫狂的猜测。这些内容，既有离奇的幻想，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场面，人鬼难分，现实和幻觉相融。

《五条经》的故事，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包裹，但又不是线性叙事，混杂着“我”、“白衣巫师”、“残疾僧人”的多条线索，我前后对生死的态度、“秘密”的指向、“白衣巫师和残疾僧人是否是同一个人”等问题交错在一起，不仅在创作手法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反传统，反（僵化的宗教）文化的，对旧事物的厌倦推动着文化的破坏与更新。

现代以及后现代写作的实验，让这些螺蛳壳里的道场，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现代元素，让传统的道场，展现了新的画面，奏出了新的旋律。

总结

微型小说适应了当下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泰华文学的微型小说当下也在蓬勃发展。尽管字数篇幅等限制了它的空间，如小小的“螺蛳壳”，但从杨棹的微型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微型作品虽然短小，但微型不微，它有着由小见大的社会内涵，因为它文字虽短，却可以包含较多的生活内容。所写者小，取材者小，但是却常常会有大的容量。”（杨振昆，2016：176-182）杨棹作品通过“刺探人性”的悲剧主题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探讨了人性的意义。作品中埋伏“意象暗记”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些意象是隐藏在短小的迷宫之中的灯盏，让我们凝望和深思。最后，新移民作家经历过中国 80 年代后的许多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现代诗歌等，观察视角和写作风格已经有极大拓展。泰华作家杨棹创作的微型小说，已经突破了现实主义，显示出更多样的创作风格，也显示了深度与广度。以此泰华微型小说作品的数量目前仍有

限, 但已经值得学者们把目光投向这里, 关注和发掘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 而不是一直死守着已经被无数评论家发掘过的泰华文学历史裹足不前。

参考文献

- 巴赫金. 文本问题,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76. 349
- 王爱文. 沈从文的《丈夫》与黄蜀芹的《村妓》. [J]. 电影文学. 2012, 20:70-71
- 王赓武, 程希. 新移民: 何以新? 为何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J]. 2001, 04:1-8
- 司马攻. 第一届泰华微型小说双年奖获奖作品专辑前言. [J]. 泰华文学. 2018, 90:3-7
- 刘建国. 丝路飞絮“昭通作家群”研究文集.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43
- 庄钟庆. 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81
- 江曾培.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10
- 百度百科. 法螺 (佛教法器), [onlin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8%9e%ba/\(16846838\)](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8%9e%ba/(16846838)), 2021/08/11
- 杨文红. 浅谈初中生对古体诗歌中意象的理解. [J]. 新课程学习 (上). 2011, 09
- 杨振昆. 速读时代的微型文学. [C]. 见: 泰华作家协会, 编. 第十一届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论文集.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16. 176-182
- 杨爱明. 泰国社会对少女怀孕和堕胎的态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3-5
- 赵丰. 狄德罗: 行走在灵魂上空, 哲学的慰藉. [M].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 147-152
- 凌鼎年, 曾心. 田螺壳里做道场的灵光——与泰华作家曾心对话, [J]. 华文文学, 2013, 58-63
- 龚宇鹄. 人性本善与本恶的思考与辨析. [J]. 北方文学, 2018, 02: 180-181.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Amornrat Netthanyakonw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Naresuan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Thai Sino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Chinese Department, Faculty of Humanities, Naresuan University, Thailand, 6500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Yang Bo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 Degre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Naresuan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ai Sino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 Chinese Department, Faculty of Humanities, Naresuan University, Thailand, 65000

